

## 反美主义与美国的 世界秩序

● 王义桅

“9·11”事件以来，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及此后几年伊拉克的乱局、阿布格里卜监狱的虐囚丑闻、关塔那摩监狱的合法性、欧洲黑狱和美国对以色列的公开支持，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使反美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如今，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落到世界的底部。分析其原因，寻找其对策，自然是美国学者的紧迫课题。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拉美项目负责人朱莉亚·斯韦格特坦言：“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话，21世纪将是反美国的世纪。”<sup>①</sup>然而，从理性分析非理性，将反美主义归结为非理性行为，不自觉地流露出美国俯视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结。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荷兰德分析的，反美主义“是对美国、它的政府、国内机

---

<sup>①</sup> “21世纪：反美国的世纪”，《华盛顿观察》，2006年6月14日。

构、对外政策、流行的价值观、文化和人民没有焦点的、很大程度上非理性的，总是出自内心的反感。”<sup>①</sup>

其实，反美情绪或反美主义是对美国的政府、人民或者其生活方式的强烈反感甚至仇恨。反美主义包含了很多其他内容，例如反美情绪，政治（反帝国主义）、经济（反资本主义）、宗教（反基督教或反世俗）、文化（反好莱坞）或者道德（反对西方的价值观）。不论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都有可能反美主义倾向。仅仅针对美国的政策或者上述任何单一的一个原因并不能称为反美主义。只有当个人或团体将这些因素看成是普遍到已经影响其本身的价值观时才称为反美主义。<sup>②</sup>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形中被赋予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使命，而美国政府不仅辜负了这种期待，还打着这种旗号，一再伤害世人。这就是世界反美现象盛行的根源。换句话说，美国的作为或不作为都成为世人抱怨的内容。对此，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抱怨道，在反美分子眼中，“美国对它造成的苦难和它没有解救的苦难都应该承担责任。”<sup>③</sup>

这说明，存在两种美国：一种是“私”的美国，即脱离世界的美国，其极端化便导致反美主义现象的产生；另一个是“公”的美国，即美国作为世界或折射世界的那部分，这是世

①（英）理查德·克罗卡特 著，陈平译：《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② 《维基百科》“反美主义”词条。

③ Robert Kagan, “Anti-American’s Deep Roots”, *Washington Post*. June 19, 2006.

界对美国爱恨交加的原因，也是世界反美却奈何不了美国的表现。

实事求是地讲，反美主义有时代原因，重要的有全球化受挫、全球政治经济失衡、发达—发展中国家差距拉大、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等原因。因此，美国应对全球反美主义的基本思路落脚于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上。分析反美主义形象和应对反美主义的思路，也必须回到世界秩序与时代趋势的分析上。

## 一、反美为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9·11”事件过去六年多了，世人早没有当初“我们都是美国人”的感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都不是美国人”的惊呼——近年美国的多次恐怖袭击阴谋竟是本土美国人策划的，因为他们认同本·拉丹更甚于认同美国！

与国内认同危机相辅相成的是，反美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中东在反美；拉美的“反美轴心”在壮大；即使美国的铁杆盟友欧洲，反美呼声也在高涨。现在人们在评论国际事务时常常会说，某某反美，某某亲美。对待美国的态度，似乎成为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性格特征。这种说法的潜在逻辑是，美国已成为国际事务的标尺。

然而，所谓“反美—亲美”的提法是简单化的、标识化的用语。细究起来，“反美”一词的英文“Anti-American”中的Anti有反抗、非、对立、伪、防止、对、逆等意思；American也不仅是指美国人，而是与美国有关的或由美国引起的等广泛的涵义。因此，“Anti-American”不能简单地翻译为“反美”，

或者“反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对美国。其一，“反”有反感、反对、反叛三层意思；其二，“美”有美国社会、美国政府、美国人之分和内政外交之别，政策与行为之异。总结起来有三类“反美”：

一是反对过去的美国，或者说源于美国（Of America），即将当前不满意的现状归咎于美国过去对其的不公行为，将国际不平等的根源归于美国在二战以后塑造的国际秩序及其相关机制。换句话说，美国成为各国对悲惨历史怀恨在心而痛斥的靶子，比如拉美地区的反美情结。在这种意义上，亲美就是开脱美国的历史罪责，一味美化美国的过去。

二是反对现在的美国，或者说因为美国（By America），主要是反对当今美国的对外行为，将对社会诸多现实的不满与美国的国际行为相联系。针对美国的极端恐怖袭击行动就是这种不幸逻辑的产物。换句话说，美国成为各国对不公现实忿忿不平而发泄的目标，比如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与之相对的亲美，就是一味迎合美国、无条件支持美国。

三是反对将来的美国，或者说为了美国（For America），一般指反叛美国的内政外交理念及其发展前景，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存在，或提示、警醒美国改正错误。换句话说，美国成为许多国家对黯淡未来失望之极而申诉的对象，如“老欧洲”的反美情绪，流露的是难以认同美国的不满。相反，亲美就是认同美国，通过美国塑造自己的身份，比如日本。

所以说，反美不可一概而论。第一类属于反美情结，是出于弱者的无奈，对美国长期不满意的的同时却往往认同甚至向往美国的价值观。因此，只要美国在国际制度上稍稍有所调整，进而产生某种有利于其利益的效应，这种反美现象可得到缓

解。第二类可称反美主义，则可能带有原教旨倾向，即无条件反美，进而产生了一种“逢美必反”的原则甚至习惯。但是，如果美国调整、纠正外交政策的偏颇，改变美国的霸权作风、霸道行为，一定程度上能抵消此类反美势力的影响。第三类则是反美情绪，只是短时间内难以苟同美国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反美旨在与美国划清界限。然而，如果美国采取反省态度，在国际政治现实中表现出更成熟和稳健的状态，将有助于消除此类反美现象。除此之外，更让美国人头痛的是反美势力——从委内瑞拉到古巴，从苏丹到津巴布韦，从乌兹别克斯坦到缅甸……

从这种分类看，许多反美人士对美国爱恨交加。美国可以有的放矢、分门别类地做工作，控制反美现象、遏制反美势力影响。所谓全世界都在反美，并不一定是美国正在众叛亲离之意。正因为此，在诸多“反美”声中，美国仍然屹立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反美情结、反美主义、反美情绪，构成了反美的三种状态。对此，不少美国学者都已有所意识。比如：2005年克拉斯蒂夫就曾在《民主杂志》中撰文指出，反美已经进入“世界政治的主流”；<sup>①</sup>芝加哥大学的佩普教授表示，美国正遇到世界的“软抗衡”，即非军事手段的抵抗。<sup>②</sup>伊拉克战争爆发周年，全世界许多国家都会出现反战反美的游行示威。

<sup>①</sup> Ivan Krastev, "The Anti-American Centur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April 2004, pp. 5-16.

<sup>②</sup>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但是, 大多数人都没有分清其中的区别, 只是把反美现象简化为, 美国的对外政策损害了他国的民族自尊和国家利益, 因此才引发了当前反美的冲突。更有甚者, 对于许多自负的美国学者来说, 连最简单的反美原因都很难认识到, 不是从自己的角度而是对方的角度寻找反美原因, 或者最多从自身角度把它错误地归结为美国的强大和繁荣。大体来看, 美国学者对反美的片面认识分为两类:

其一是沉浸于美国例外论和优越感, 认为其他国家的逻辑不能适用美国, 似乎世人反美乃“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美国作家埃里克·奥尔特曼在一篇关于“欧洲的反美主义”的文章中便宣称: “欧洲反美主义主要表现为带着嫉妒的愤恨。”其实, 老欧洲人不愿为自己贴上“反美主义”的标签, 他们会说, 我只是“反布什”而已。<sup>①</sup>

其二是因为偏见和歧视, 借机抹黑别国。美国《外交》杂志 2002 年曾发表巴里·鲁宾的《阿拉伯“反美主义”的真正根源》一文指出, “反美主义”盛行是中东各国操纵内外政策并转移公众视线的结果。他认为, 阿拉伯国家总是“误解”美国在谋划铲除他们并控制波斯湾地区。大众传媒在新闻检查压力下也竟相对美国进行歪曲报道。<sup>②</sup>

这也不奇怪, 对于这些研究反美的美国学者来说, 谈“反美”其实更掺杂“爱美”的情结。“反美”学者们往往都是

<sup>①</sup> Eric Alterman, “USA Oui! Bush Non!,” *The Nation*, vol. 276, February 10, 2003.

<sup>②</sup> Barry Rubin, “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2.

“先美国之忧而忧，后美国之乐而乐”。结果必然是爱屋及乌，反而很难认清全球反美现象的本质。

只有少数美国学者能够设身处地从对方着想，而非将反感、反对美国的现象简单贴上反美主义标签，反思美国公共外交差强人意的原因。斯韦格特指出：“美国之所以没有‘人缘’的原因颇多。其中之一是美国没有换位思维的习惯，很少从别的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与别的国家的交往中，往往是20%掌握实权的国内精英同别国20%的精英打交道，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但与其余80%的普通人没有交流，不了解他们的立场和利益。因此，美国的这种‘20%对20%的交往’，只能是自言自语，没有真正的交流，也因此产生了这样巨大的反差：美国自我感觉良好，但别的国家对美国却抱怨连天。”<sup>①</sup>

## 二、应对反美主义：美国在 构建世界新秩序

美国政府一直在反思反美现象，反制反美行为，但始终不得要领。最初，美国当局认为，消除反美现象的根本是将反美政府改造成为美国那样的民主政府。美国知识界掀起的“民主政治能否制止恐怖主义”大辩论便是这种尝试的集中反映，可惜结果不尽如人意。

现在，美国政府则从形象、政策、行为上三管齐下，着力

<sup>①</sup> “21世纪：反美国的世纪”，《华盛顿观察》2006年6月14日。

修补国际形象，抵消反美势力影响，减少外交战略推行的阻力。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错误地以为，反美和仇美是由于不了解美国的缘故，于是重拾旨在赢得国外人心的公共外交武器，主张“推销真相”来消除反美情绪、修补美国形象，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加强美国对中东等地区的宣传攻势，以对付像阿拉伯半岛电视台那样的“可恶媒体”。

不过，布什第一任期醉心于反恐战争，公共外交如同“戴在铁手套里的软拳头”，有劲使不出，于是伊拉克战争后转而从政策上修正广受人诟病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理念。布什连任后，美国政府更注意从对外行为上反制反美现象，如增加对外援助预算，以推进民主、自由、人权改造反美土壤。但是，收效依然甚微。

有鉴于此，国务卿赖斯 2006 年初提出“变革外交”构想，即将外交的着力点从外国政府转为外国公民，从塑造国家间的良好关系转为改造各国公民对美的情感，将反制反美现象从防御转向进攻。

“变革外交”的确抓住了反美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根源，但是忽略了美国与世界的根本关系。美国不能与世界和谐相处，这种非和谐需要从过去、现实和未来三个层面来剖析其根源。不仅如此，美国反对美国——现在的美国不断反对过去的美国，损害自己的信用，比如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是导致朝鲜、伊朗加速核武装的重要原因；这也不难理解，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反美言行，事实上是赢得了许多同情与响应的。



但在美国当政者的潜意识里，美国并没有错，错在对方不该有反美想法和举措，所以，要去影响他们而非改变自己。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和美国学者一样，没有也不可能从理念上反思自身，其针对反美的举措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区分三类反美现象，对症下药，只是修修补补，尚不能釜底抽薪。因此，反美现象注定要继续下去。美国的错误不论反美人士还是美国当局自身短期内都难以纠正；美国并没有从“9·11”事件吸取足够的教训，学费不是白交，就是被挪用到当权者借题发挥的项目上去了。

许多人认为反美是因为美国的软权力下降，其实是本末倒置，后者只是结果。反美仍然是一个美国概念；反美仍然是在仰视美国。如今，反美正是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表达自身诉求的便利渠道。如果真有一天，全世界都在鄙视乃至漠视美国，那可能真正才是令美国发怵的时候了。

应对反美主义，美国不是从改变自己，而是从改造世界的角度入手，加速构建世界新秩序，以便远离催生反美主义的旧世界。2006年，美国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该报告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组织研究，因此被广泛称之为“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这份被认为是跨党派集体创作 21 世纪的“X 文件”报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等，已经临近破产，失去应付种种威胁的能力，必须对所有这些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它们能够适应当代的需要。报告敦促联合国按照美国

的意志进行改革，否则便以所谓的“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取代联合国。<sup>①</sup>

更一般地说，构建国际新秩序，存在作为世界的美国、西方的美国、美国的美国——这三方面属性的共同要求。

不少人把美国想当然视为霸权，但是霸权天然有两重属性，即作为自私的国家利益捍卫者、扩张者以及作为世界公意的行使者、推广者。前者是“私”的美国，后者是“公”的美国。笔者曾提出“防止美国过快衰落”，是指后一种美国；所谓衰落更准确地说是堕落，即面对世界公共问题的严峻挑战，美国日益从全球霸权国家变成普通国家，不愿提供世界所必不可少而恰巧由其承担的公共物品。<sup>②</sup>

更进一步说，美国有三重身份，应对反美主义和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正体现在这三方面驱动上：

——作为世界的美国，提供维系国际秩序运转的公共物品成本太高，突出表现在经济领域，因此要退出旧秩序，实现债务霸权减负，让新兴崛起中大国分担更多责任。从反美主义现象来讲，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与经济民族主义做法、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尤其是入侵伊拉克、不签署《京都议定书》等表现，成为反美主义的重要源泉。

——作为西方的美国，要应对非对称性威胁和反西方挑战，从政治、文明领域捍卫西方优越感，因此要扬弃旧秩序，创建新秩序。防扩散安全倡议（PSI）、“民主同盟”便是美国试点并推广、乃至发展成为未来国际机制、夯实美国软实力霸

<sup>①</sup> 参见 <http://www.www.princeton.edu/ppns/report/FinalReport.pdf>

<sup>②</sup> 王义桅：“防止美国过快衰落”，《环球时报》2006年8月10日。

权的举措。从反美主义现象来讲，有所谓的穆斯林式反美，指出“蓝色”美国的“恐怖”：同性恋、家庭破裂，以及琐碎、物质、庸俗，甚至违背道德的流行文化；有所谓的欧洲式反美，即强调“红色”美国的“邪恶”：白宫中先开枪后提问的牛仔，身背《圣经》走在权力通道中的原教旨主义者。<sup>①</sup> 法国前国防部长让·皮埃尔·舍韦纳芒曾指出，“‘西方’一词往往掩饰的是接受对美国的某种隶属关系”。<sup>②</sup>

——作为美国的美国，须应对反美挑战，确保美国的力量优势，追求绝对安全。当今美国的优势地位突出表现在军事领域，因此美国要明目张胆冲破旧秩序束缚，打造新秩序，彰显其实力霸权。2006年10月，美国新太空政策的出台便是例证。因此，许多担忧美国未来的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反美的行列中来，尽管这种反美主要是反对当今美国政府的行为，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当今世界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再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而是人类面临全新的挑战：原来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面临着如何反映和容纳非国家行为体意志的问题；运行方式则从实物媒介过渡到虚拟空间；运行目标从平衡发展到和谐。在全球化、地区化并行发展的今天，超越国际收支、贸易不平衡等实物层面的零和思维，实现人类共赢，成为必然要求。美国政府试图构建世界新秩序以应对反美主义，不

① 迪内希·迪索萨：“反恐战争的另一个前沿：清除美国流行文化”，《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7年1月25日。

② 郑若麟，《走向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访法国前国防部长让·彼埃尔·舍韦纳芒》，《文汇报》2003年5月15日。

仅不可能成功，而且还可能激发新的反美主义。

### 三、美国如何创建国际秩序

反美主义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根源在于美国与世界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9·11”事件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其对美国的最大冲击之一是破坏美国作为自由安全的投资场所。因为美国经济强大的重要表现是金融自由化，即美国吸引的外资多于美国对外投资；而在国际上，美国正谋求恢复国际社会对美国软、硬权力的信心，借助反恐战争加强新国际标准的制定，改造、强化国际组织，重新掌握道义制高点。

分析美国与世界的主要矛盾，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美国的力量构成。这是把握反美主义与世界秩序这一主题的关键。

美国力量是如何构成的呢？

第一层面是物质力量，主要指经济和军事方面，美国在这两方面的绝对实力都在增强，短期内甚至还在拉大与竞争者的差距。但是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失衡，以至于美国调节国内外经济政策的能力都在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新兴大国崛起不可遏制，美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地位和相对经济实力在下降，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局面已经形成；不仅如此，由于核技术和核武器的扩散，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形成相对于美国的非对称性均势。总体结果是美国物质力量的相对衰落。

第二层面是制度力量，主要指美国在维持传统国际体系方面面临重大挑战，无力或不情愿维系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传统多

边秩序，从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霸权堕落为求得本土安全的自私强权。相反，地区机制建设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美国担心其影响力受到挤压，甚至被边缘化。当然，美国制度力量的堕落，还源于其过河拆桥行为等自身战略的矛盾性及外交准则的多重标准。比如，偏袒以色列、美印核协议，后者是破坏核不扩散体制的典型行为。

第三层面是观念力量，主要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由于滥用武力和先发制人不断下降。美国企图以民主化战略改造中东、中亚的大中东、大中亚计划基本上全盘失败，反美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不仅如此，美国在传统的优势领域，如全球政治经济方面的号召力也在下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吹奏市场经济号角的桥头堡，发出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声音；相反，全球化造成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国内甚至出现退出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提倡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声音，美国民众和政治精英对全球化普遍产生了失落感和焦虑感。

总的来说，物质力量的相对衰落、制度力量的堕落、观念力量的失落，是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然而，这只是美国在全球化第一波的处境。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大战略一直在塑造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间摇摆。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表的报告显示，我们即将进入全球化的第二波。

新保守主义的失败表面上是美国硬实力的透支和软实力的不济，实质是三个层面力量的不平衡：滥用美国物质力量，高估美国的制度力量，损害美国的观念力量。其结果是，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抽身是迟早的事情。这一点，已经为2006年中期选举结果所充分佐证。

为了应对全球化第二波和反美主义现象，美国正在反思其

战略，从力量三层面着手，即遏制颓势、恢复优势、塑造强势，实行战略突围和解套。

——遏制颓势。面对美国物质力量的相对衰落，美国的应对之道是三管齐下遏制颓势：引导、控制和防范。所谓引导，即将可能对自己形成挑战的力量增长引导至一定轨道，并最终纳入美国主导的制度层面。比如美国对朝鲜核问题，如果物质力量方面的扩散不可避免，则试图通过制度层面套牢。控制主要是控制新兴大国崛起的节奏，通过战略对话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速度，减少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冲击并分担美国债务霸权的责任。防范即在引导和控制失效的情形下，着眼于从安全上堵死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其他可能导致挑战美国霸权的道路，使后者在权衡利弊后知难而退，只能进入美国留下的唯一活口。

——恢复优势。发挥优势，避免劣势，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优势在军事，在对传统安全机制的主导地位上，劣势在经济相对力量下降和空前的债务霸权。因此，美国的战略是塑造地区安全一体化秩序以抵消地区经济一体化对自身影响力的侵蚀。当然，美国也不放弃经济一体化的冲动，比如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攻势，鼓吹亚太自由贸易区，倡导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联盟等，同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等强化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一句话，美国要通过霸权减负和转型，着眼于以制度力量恢复美国的战略优势。

——塑造强势。为扭转美国观念力量的失落，美国转而打造民主同盟理念，重塑国际社会共识，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重拾观念的力量，挽救下滑的软实力，以应对全球反美趋势，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这些都是美国从以武力推行民

主的伊拉克陷阱中汲取的深刻教训。今后美国的战略推行，将更隐蔽，更具挑战性。

美国通过改造世界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生，试图让反美主义变成亲美主义，前景如何？事实一再遗憾地告诉我们，所谓“反美主义”或“软权力”的提法，本质上还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公共外交也不是从质疑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出发，而是从改变别人对美国的看法入手；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更是转移视线，不是改造自己而是改造秩序，只会不得要领。

#### 四、结论与启示

反美主义有多种动因、多种根源。只要美国仍处于世界超强地位，世界不和谐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反美主义仍将持续下去，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可能。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在于实现“美国的美国”、“西方的美国”和“世界的美国”三位一体，寻找“历史的美国”、“现实的美国”、“未来的美国”这三者的平衡以及物质、制度与观念力量的和谐；反之，则导致了美国的衰落、堕落和失落。反美主义只是这种失衡、失范的结果和折射。美国只有改变自身的行为和错误观念，才可能改善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减缓、减少和减轻世界反美主义的情绪、现象和势力。指望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来应对反美主义，不仅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而且孕育着新的风险、播撒新的反美主义种子。

##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丁幸豪 上海美国研究所
-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孙士庆 上海大学军事教研室
-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 李淑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